





大學或問纂箋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為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
之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為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
文已略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為書矣
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

邵武李氏曰孝宗淳熙十四年丁未先生年
五十八編次小學書成內篇三立教明倫敬

身外篇二取古人之嘉言以廣之
善行以實之凡三百八十五章云

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

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御音人以大學之道而

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
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
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及其

長上聲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音扶義理措諸事

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

少去聲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

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音猶冰炭之相

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

乎洒上去聲掃去聲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

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

之當然。又何為而不可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

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四字出學記之病，則誠幸矣。

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

恐其不免於扞胡半反格胡客反不勝平聲勤苦難成之患。此句亦出學記

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

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

而復扶又反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

得而復補邪？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

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

而謹夫音扶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

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

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

是為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

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
 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摧頽已甚而不足以有
 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音斤骸之束見禮運而養
 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
 之於前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
 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後
 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
 身心顛倒眩瞶迷惑終無以為致知力行之地矣況
 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
 何而用力邪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

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
 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
 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曰
 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為學之終也奈
 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
 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知小
 學之賴此以始則夫音扶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為
 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
 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
 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

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去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鬼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先則反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為物者既枯反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

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平聲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

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音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

此空去聲隙乞逆反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

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扶又反開之以大學之道

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

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

正心修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

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扶音既有以啓其明

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

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

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

為於性分去聲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
 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所蔽則
 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
 矣則視彼眾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
 心迷惑沒溺於卑污音污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
 為去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
 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
 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上聲
 其舊染之污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付畀必至
 反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

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
 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
 見形句反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
 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
 姑以至善目之而傳去聲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
 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眾人之心固
 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上聲能
 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為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禮雖
 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
 扶音扶修已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為明德新民之

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
 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上聲人欲而復天理
 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
 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
 者此愚所以斷都玩切然以為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
 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
 所便者為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
 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
 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
 安於小成女九反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

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已成物而不謬者

鮮上聲矣○曰程子之改親為新也何所據子之從之

又何所考而必其然邪且以己意輕改經文恐非傳

如疑之義奈何春秋穀梁傳云信以傳信曰若無所考而輒改

之則誠若吾子之譏矣今親民云者以文義推之則

無理新民云者以傳去聲文考之則有據程子於此其

所以處上聲之者亦已審矣矧未嘗去上聲其本文而但

曰某當作某是乃漢儒釋經不得已之變例而亦何

害於傳疑邪若必以不改為是則世蓋有承誤踵訛

心知非是而故為穿鑿附會以求其說之必通者矣

其侮聖言而誤後學也益甚亦何足取以為法邪○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慮而后能得何也曰
 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
 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
 夫音扶下同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
 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去聲下同夫正音征鵠音谷然不先有以知
 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
 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
 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
 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

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
 能安則日用之間從七恭反容間音閑暇事至物來有以揆
 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平聲無不各
 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
 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
 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
 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為終身經歷之次
 序也○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民兩物而內
 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

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爲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云云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平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上聲其長

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修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上聲下同以修之亦不可得而修矣故欲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爲善去上聲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扶音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

不盡則隱微之間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為學之次第至為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

至唐韓子

名愈字退之

乃能援

袁音

以為說而見

形旬反

於原道之

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

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

貪音

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

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荀

揚哉

韓文集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荀子名況字卿戰國時趙人也揚子名雄字子雲西漢成都人也各有所著書今傳於世○

曰物格而后知至

云云

國治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

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

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

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上聲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修矣身無不修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為對則固專以自明為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扶又反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形旬反夫音扶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

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云云未之有也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下國家為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去聲亦不容無等差楚加反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修其身則本必亂而未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上聲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

大夫以下蓋無與音預焉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豈不為思出其位犯非其分去聲而何以得為為下去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為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去聲內也又況大學之教乃為天子之元子眾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音的子與國去聲之後選去聲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

為己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為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為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為去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力為反馬亦為去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號南軒廣漢人乃朱子同志之友也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

以是而日自省反悉井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
 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
 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
 以其無他左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
 疑之而不敢質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
 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
 以授孟子無疑也蓋中庸之所謂明善即格物致知
 之功其曰誠身即誠意正心修身之效也孟子之所
 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修身者

誠意正心修身也其他如謹獨之云不慊口篳口切二反之說
 義利之分恒言之序亦無不昭武粉反又音泯合焉者故程子
 以為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而論孟猶處上聲其次
 焉亦可見矣曰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
 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為去聲天下
 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
 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
 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
 之日用論孟之為去聲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
 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

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後論孟蓋以其難易去聲下同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為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為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

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或問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半鄭本元在沒世不忘之下而程子乃以次於此謂知之至也之文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遂以為傳之首章也曰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而二說之不然審矣○曰然則其曰克明德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

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扶音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之功也。○曰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形句反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於此是以汨音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自在之而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曰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曰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

天也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之淺深亦略有序矣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音烏又之也。一旦存養省悉井反察之功真有以

去上聲下同

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

平聲澗

音盥澡音盥

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污也然既新矣而

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

扶又反下同

有如前

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

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污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

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

間去聲斷徒玩反

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

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澗澡雪之

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污也昔

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

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

制心有曰從諫弗咈

音佛

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

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

敬日躋

賤西反

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然本湯之

所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

湯咸有一德而於復

如字

政太甲之初復

扶又反下同

以終始

惟一時乃日新為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

怨自艾

音人

於桐處

上聲

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

者故復推其嘗以告于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

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

其後周之武王踐阼存故反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銘焉蓋聞湯之

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尚幸頗見形旬反於禮書願治去聲之

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武王踐

黃帝顓帝之道可得而見與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師尚父而問焉曰

書而入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

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

於席四端為銘焉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遠

視爾所代几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生咥口戕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拔也楹銘曰

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杖銘曰於乎危

於忿彙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富貴帶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共共則

壽履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驕驕則逸戶銘曰夫

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枝之乎擾阻以泥

之若風將至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

天敬以先時劍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銘曰屈伸

之義廢之行之無忘息過矛銘曰造矛造矛少

間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萬世子孫

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為自新之至而新

民之端也○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

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

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

之振奮踴躍以去去聲其惡而遷於善舍上聲其舊而進

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

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

言之何也曰此五峰胡氏之說也胡氏名宏字仁仲建安人

文定公安國之子也其說

通志堂

見皇王大紀

蓋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云者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非此書大義所關故不暇於致詳當別為去聲讀書者言之耳○曰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于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曰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何也曰此結上文詩書之意也蓋盤銘言自新

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或問此引玄鳥之詩何也曰此以民之止於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止也○曰引緜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有是言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曰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

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眾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

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之止為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為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已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扶又反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

延面反而不切邪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

論其所以為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

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

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父而慈或敗子且其為信亦

未必不為尾生白公之為也莊子云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〇左哀

十六年鄭人殺子木其子勝在吳子西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白楚邑也邑宰

僭稱公請伐鄭子西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劔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音汝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遂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又況傳之

所陳姑以見形旬反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

且闕其二焉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

理哉〇曰復扶又反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

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

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夫音扶如切如磋言其

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

所以修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

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

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晬

雖萃反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

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

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

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

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曰切磋琢磨何以爲學問
 自修之別彼列反也曰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去聲
 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克角反而琢磨之功
 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
 之沒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
 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敷救反育之恩也樂
 其樂者含哺蒲故反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
 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
 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上文之引淇澳
 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此引烈

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也○曰
 淇澳烈文二節鄭本元在誠意章後而程子置之卒
 章之中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屬音燭下同之此也曰二家
 所繫文意不屬故有不得而從者且以所謂道盛德
 至善沒世不忘者推之則知其當屬乎此也

或問聽訟一章鄭本元在止於信之後正心修身之前
 程子又進而寘之經文之下此謂知之至也之上子
 不之從而寘之於此何也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
 爲釋本末之義可知矣以經之本文乘之則其當屬
 於此可見矣二家之說有未安者故不得而從也

曰然則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去聲也曰
 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
 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
 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眾人而自無訟之可聽
 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
 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辨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
 亦末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曰然則其不論夫終始
 者何也曰古人釋經取其大略未必如是之屑屑也
 且此章之下有闕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并失之
 也邪

或問此謂知本其一為聽訟章之結語則聞命矣其一
 鄭本元在經文之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而程子以
 為衍文何也曰以其復音福出而他無所繫也曰此謂
 知之至也鄭本元隨此謂知本繫於經文之後而下
 屬音燭下同誠意之前程子則去上聲其上句之復而附此句
 於聽訟知本之章以屬明德之上是必皆有說矣子
 獨何據以知其皆不盡然而有所取舍上聲於其間邪
 曰此無以他求為也考之經文初無再論知本知至
 之云者則知屬之經後者之不然矣觀於聽訟之章
 既以知本結之而其中間又無知至之說則知再結

聽訟者之不然矣且其下文所屬明德之章自當為傳文之首又安得以此而先之乎故愚於此皆有所不能無疑者獨程子上句之所刪鄭氏下文之所屬則以經傳之次求之而有合焉是以不得而異也曰然則子何以知其為釋知至之結語而又知其上之當有關文也曰以文義與下文推之而知其釋知至也以句法推之而知其為結語也以傳之例推之而知其有關文也○曰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扶又反闕焉且為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下同

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邪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為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上聲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下同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出漢武建元元年賢良策正謂此也學

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為也哉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為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躡者苟無聖人之

聰明睿智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去聲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去聲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音洛下同循理爾夫音扶下同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為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邪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眾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為至耳若曰

知不善之不可為而猶或為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矣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有問進修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彼列反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上聲其當去聲否皆窮理也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邪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邪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

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
 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窮理
 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
 但積累魯水反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
 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
 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
 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去聲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
 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
 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
 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

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
 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
 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
 哉又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
 奉養去聲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七性反之節莫不窮究然後
 能之非獨守夫音扶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或問觀物察
 已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已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
 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
 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
 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於

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奇去聲出太遠而無所歸也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

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本者也凡程子之為說者不過如此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今也尋其義理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辨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音扶大學始教之功為有在乎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音偉之罪為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乎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

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

已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書湯誥篇 烝民所

秉之彝

詩烝民篇

劉子所謂天地之中

左成十三年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于社

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夫子所謂

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張子

名載字子厚家於鳳翔府郿縣橫渠鎮世號橫渠先生。正蒙書誠明篇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

邵子所謂道之

形體者

邵子名雍字堯夫諡康節河南人。性者道之形體見擊壤集序。

但其氣質有清濁偏

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

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扶音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徧

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山客反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

者鮮上聲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
 為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
 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為
 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
 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
 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
 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
 眾理之妙不知眾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一作狹固
 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
 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

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使人知有眾理之妙
 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
 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
 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
 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為淺近支離而欲藏形
 匿影別為一種上聲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
 莽模黨反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
 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
 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曰近
 世大儒有為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音也禦也

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

此司馬公之說

又有推其說者

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為不善者外物誘

音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上聲外物之

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

孔周翰說

是其為說不亦善乎曰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去聲也

今日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

以知孝慈離字如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

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

而言也則夫扶音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

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

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

力之反 正作釐

差耳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

間者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

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即

物以窮其原而徒惡去聲物之誘乎已乃欲一切扞而

去上聲之則是必閉口枵虛驕反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

正絕滅種上聲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筆列反也是雖

裔以制反戎無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充其說者況乎聖

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曰自程子以

格物為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形甸反於文字多矣是

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助於後學者邪曰程子之說切於已而不遺於物本於行去聲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捨上聲其積累之漸而有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是於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芳服反亦作覆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

人物我為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為一達哀樂音好惡並去聲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為一求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為一者似矣呂與叔說然其欲必窮

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已者有不明矣但求眾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為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為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者謝顯道說其曰尋箇是處者

則得矣而曰以恕為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
 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
 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
 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又有
 以為天下之物不可勝平聲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
 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
 我者是亦似矣楊中立說然反身而誠乃為物格知至以後
 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
 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
 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為格物之事亦

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
 庸之言明善即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
 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
 地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為格物之說又安得遽
 以是而為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為
 非程子之言者尹彥明說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
 容皆誤且其為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
 無所拂音佛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
 持敬之約而厭夫音扶觀理之煩邪抑直以已所未
 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

子固已言之若以己偶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速貧速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

所共聞者哉

禮記檀弓上有子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

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曰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

又有以爲物物致察而宛轉歸已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

胡安國說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

天下之物也又曰宛轉歸已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

我一理讒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

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

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爲者之

妙也獨有所謂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

精其知者爲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格之之道必

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

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

胡仁仲說

又有以合乎所謂

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

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

七恭反

容潛玩

積久貫通之功耳嗚呼程子之言其荅問反復之詳

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為說者乃如此雖或
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免於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
待七十子喪去聲而大義已乖矣出家語尚何望其能有

所發而有助於後學哉間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

之教先生姓李氏諱通字愿中受學於豫章羅仲素仲素即龜山楊文靖之
高弟也文靖倡道東南從游者眾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誥極則羅公

一人而已羅公授道於
延平延平授道於朱子以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

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

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

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胷中自當有洒然處非文字

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

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功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

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為能有以識

之未易去聲以口舌爭也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

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

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與至同彼以徇外誇

多為務而不覈下革反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

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

愈窒陟力反此正為去聲下同己為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或問六章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邪曰天下之道

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

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去聲下善而

惡上去聲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為氣稟之拘是以

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

於事物之理固有瞢莫中反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

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

音扶下同不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

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

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音晚之於中是以

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

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為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

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去上聲惡而適所以長上聲乎其惡是

則其為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于此蓋有

憂之故為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

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

必然矣至此而復扶又反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

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

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

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

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

己之目初非為去聲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為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澈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為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為自修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真則不能有致其好

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為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為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扶又反重平聲出也○曰然則慊之為義或以為少又以為恨與此不同何也曰慊之為字有作口筆者而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而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以所銜之異而別筆列反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史記列傳樂毅

遺燕惠王書曰自五伯以來功未有
及於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
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

慊栗姬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
西漢外戚傳景帝立齊栗姬男

為太子王夫人男為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謝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姬曰

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慊栗姬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宜號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男

為大子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既並行而不悖矣字書

又以其訓快與足者讀與愜同則義愈明而音又異

尤不患於無別也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為有所喜怒

憂懼便為不得其正然則其為心也必如槁木之不

復扶又反下同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為得其正邪曰人之一

心湛大減反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

者固其具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蚩充之反

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

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

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

應者又皆中去聲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

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

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

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

通志堂

通志堂

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
 心之應物便為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
 為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
 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
 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
 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
 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
 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
 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
 之哉

悉井
反

或問八章之辟舊讀為譬而今讀為僻何也曰舊音舊
 說以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
 以間者竊以類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
 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去聲惡去聲之平
 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修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
 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
 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上聲之間將無一當去聲
 於理者而況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
 愛暱尼質比音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曰凡是五者皆
 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今日一

有所向便為偏倚而身不修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
 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貴賤之別筆列反然後得免於偏
 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修今乃猶有若是
 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
 意大抵相似蓋以為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
 為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修亦曰
 心得其正乃能修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
 自修也○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
 若夫音扶教情則凶德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
 曰教之為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待洛反所施而

無所不教爾若因人之可教而教之則是常情所宜
 有而事理之當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
 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
 於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聲取而
 其行去聲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
 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去聲几而卧
 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教之之意亦安得
 而遽謂之凶德哉又況此章之言乃為去聲慮其因有
 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曰有所教情而其意
 則正欲人之於此更加詳審雖曰所當教情而猶不

敢肆其敖惰之心也亦何病哉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

而為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

者雖或不中去聲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

哉若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

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

傳之言此蓋以明夫扶音使眾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

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反式約而有待於強上聲為

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既舉其細

則大者可知矣○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

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

意爾○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

曰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則是猶

有待於勸勉程督篤音而后化且內適自修而遽欲望

人之皆有已方僅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為

去聲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

今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

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

先成於已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修已都不治

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己之長愧人之短而脅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

文公父名松字喬年號韋齋先生

有諸己不必求諸人以為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為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正此意也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上聲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為義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為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

為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

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

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強上聲下同於自治為本蓋能

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

非人之惡然後推己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

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

景即影字古只作景至晉葛洪始加三

源潔流清而治

己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

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為標準視

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

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

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范純仁字堯夫諡忠宣公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

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者但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己今日曰恕己則昏則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己之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使其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誤哉藉令平聲其意但為欲反此心以施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

人之意與夫音扶中庸以人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

蓋其為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為主一以自治為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若

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其臣音質鄧

惲音粉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為緩辭以慰解

之後漢鄧惲傳郭皇后廢惲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

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是乃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功

是察放飯流歎而齒決是憚者光武乃謂憚為善恕

己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啓為人臣者不肯責難

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不明而其禍乃

至於此可不謹哉○曰既結上文而復扶又引詩者三

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嘆咏歌優游厭飫

依據反

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

已也夫扶音

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

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

嘗試讀之則反復吟咏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

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

與預音

為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

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為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

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為言矣此論

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扶又反以是為言何也曰三者人

道之大端眾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

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

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為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形甸反人

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惟有以化

之而又有以處上聲下同之也蓋人之所以為心者雖曰未

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真

知實蹈有以倡尺亮反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

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
 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
 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
 所同而得夫扶音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
 起之善端也曰何以言絜之為度待洛反下同也曰此莊子
 所謂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莊子人間世篇
匠石之齊至于
曲轅見社櫟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賈子過秦論試使山
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量權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前此諸儒蓋
 莫之省悉井反而強上聲訓以挈口結反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
 公名如圭文公父韋齋之友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
 蓋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

之所惡去聲下同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
 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
 得其分去聲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音教其所占之地
 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
 不足之處去聲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扶音為天下國家
 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
 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
 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
 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上聲為之哉亦曰
 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

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
 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
 乎其間則一膜音莫之外便為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
 所隔礙牛代反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為守則易去聲尉而
 為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去聲人佞己推其
 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音隻之所為
 亦將何所不至哉史記酷吏傳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
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為即事孝文及景帝景
帝時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高為酷暴驕恣所居
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令必陵太守奪之治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
其守勝屠公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魏志王肅
傳肅大和中拜散騎常侍肅字子雍東海郡人史評曰劉寔以為肅方事上而
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
三反也曾子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止此之謂絜矩之道嗚呼肅豈知是哉

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固前章
 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
 程子所謂充拓音托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音煩充
 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
 不通耳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
 取舍上聲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
 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之音鐸而莫不截然各得其
 分去聲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
 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
 而遽欲以是為施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而事則

私是將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而雖庭除之內跬
丘弭步之間亦且參商參音森參矛盾盾音食而不可行矣尚
反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為本
而程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與影欲去上聲其一而不
可得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
後本末之意也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其序哉○曰
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為推己及人之
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為一說若有不能相
通焉者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事之先後而所施有
不同耳實非有異事也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不偏然

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
法然後有以立標準胥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去聲
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己度鐸音物舉此加彼而平天
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施有不同者也然自國以上
上聲則治於內者嚴密而精詳自國以下則治於外者
廣博而周遍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首尾實一身矣
何名為異說哉○曰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曰君子
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
民之好惡為己之好惡也夫音扶好其所好而與之聚
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

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曰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己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爲天下僂如桀紂幽厲也○曰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僂而失衆失國矣○曰所謂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曰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

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爲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矣○曰前旣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

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為耳可不謹哉○曰
 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
 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曰媚疾之人誠
 可惡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
 之亂邪曰小人為惡字如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疾一
 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
 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
 而未已也然非殺人于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
 流之而已然又念夫扶音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洛音
 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為害雖得不施於

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扶又反何罪焉故不敢以已之
 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魑抽知反
 魅音媚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
 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
 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
 為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逆之為屏必郢反
 何也曰古字之通用者多矣漢石刻詞有引尊五美
 屏四惡者而以尊為遵以屏為逆則其證也漢蔡邕本傳漢靈帝時校
書東觀以經籍去聖久遠俗學穿鑿疑誤後學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晚學咸取正焉曰
 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

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靡幼反而舉措得宜也○曰
 命之為慢與其為怠也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
 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
 理文勢決之則皆通欲以事證決之則無考蓋不可
 以深求矣若使其於義理事實之大者有所鄉許亮反背音佩
 而不可以不究猶當視其緩急以為先後況於此等
 字既兩通而於事義無大得失則亦何必苦心極力
 以求之徒費日而無所益乎以是而推他亦皆可見
 矣曰好善惡惡字如人之性然也有拂人之性者何哉
 曰不仁之人阿黨媚疾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

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
 使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曰忠信驕泰
 之所以為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已之心而不違
 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已徇私以人從欲不得
 與人同好惡矣○曰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
 扶又反言生財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
 音扶洪範八政食貨為先見尚書洪範
篇二八政疇子貢問政而夫子
 告之亦以足食為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
 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至於剥
 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至

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古外箕斂力驗厲民自養之云哉漢陳

餘傳秦為亂政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賈音禍以崇貨也然亦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真有以財發身之意也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去聲仁則

下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為天下僂之不暇而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史記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而盈鉅橋之粟以酒為池縣肉為林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自焚而死又書武成篇乃反商政政由舊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唐書陸贄傳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為今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群下有所缺望不滿所望請悉出以賜有功給軍賞帝悟即撤其署○曰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

雞豚牛羊民之所畜

許六反

養以為利者也既已食君之

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

扶又反

與之爭此公儀子所

以拔園葵去

上聲下同

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

傳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絜矩之義也

史記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

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夫工女安所離其貨乎○西漢書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曰夫天亦有所分予上聲予之齒者去其角

傳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按角音祿鳥觜也

聚斂

之臣利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

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

當葛反寧

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

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

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斂於季氏而欲鳴鼓以

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

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曰國

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曰以利為利則上下交

征不奪不饜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

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義

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

筆列反

義利拔

本塞原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曰此其言菑害

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

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

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為防人猶有
用桑羊孔僅宇文融楊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

國者

桑弘羊楊慎矜朱子以在宋避諱故各去一字○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漢武帝朝為治粟都尉領大司農盡管天下鹽鐵後為御史大夫昭

帝朝與燕王旦謀反坐誅○孔僅漢武帝朝為大農丞領鹽鐵事後為大農令

○宇文融辦洽多詐唐玄宗朝為覆田勸農使擢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又兼

租地安輯戶口使拜御史中丞有司劾融交不逞作威福貶平樂尉司農發融

在汴州給隱官息錢巨萬給事中馮紹烈深文推證詔流嵩州道廣州惶恐而

卒○楊慎矜唐玄宗朝為御史知雜事後授御史中丞以蓄識緯妖言賜死○

陳京事唐德宗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為給事中與戶部侍郎趙贊請稅民屋

間架籍賈人資力以率貸之後以專寵為秘書少監卒○裴延齡唐德宗朝為

司農少卿領度支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延齡資苛刻專剝下附上肆騁

譎怪時人側目及死人

語以相安惟帝悼不已

故陸宣公之言曰陸公名贇字敬輿蘇州嘉興人事唐德宗諡曰宣民

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
枝幹凋瘁秦醉而根柢蹙其月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

呂公名公著字晦叔謚正獻河南人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

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

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

二公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言者矣有國家者可

不監哉○曰此章之文程子多所更平聲下同定而子獨以

舊文為正者何也曰此章之義博故傳言之詳然其

實則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而已但以欲致其詳故

所言已足而復扶又反更端以廣其意是以二義相循間

去聲見形旬反層出有似於易置而錯陳耳然徐而考之則

其端緒接續脉絡貫通而丁寧反復為去聲人深切之

意又自別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二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為兩節則其界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不察也

大學或問纂箋

後學 成德 校訂

中庸或問纂箋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為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形句反諸行去聲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獨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去聲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

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
 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
 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
 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
 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
 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
 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
 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
 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
 言之而子以為平常何也曰惟其平常故可常而不

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
 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平聲於久而後見
 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古委反異而其常
 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為
 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又以見形甸反夫扶音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
 不易而為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曰然則所謂
 平常將不為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
 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
 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音烏之謂哉既曰當然則

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時戰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意焉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曰張子之言如何曰其曰須句句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者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曰呂氏為己為人之說如何曰為人者程子以為欲

見知於人者是也呂氏以志於功名言之而謂今之學者未及乎此則是以為人為及物之事而涉獵徼幸以求濟其私者又下此一等也殊不知夫子所謂為人者正指此下等人爾若曰未能成己而遽欲成物此特可坐以不能知所先後之罪原其設心猶愛而公視彼欲求人知以濟一己之私而後學者不可同日語矣至其所謂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為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亦曰欲使學者務先存養以為窮理之地耳而語之未瑩鳥定反乃似聖人強上聲立此中以為大本使人以是為準而取中焉則中者

豈聖人之所強立而未發之際亦豈容學者有所擇取
 於其間哉但其全章大指則有以切中去聲今時學者之
 病覽者誠能三去聲復而致思焉亦可以感悟而興起矣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也曰
 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反形句其本皆出乎天
 而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
 者是則人之所以為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
 不能自己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
 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
 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

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人在
 天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
 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
 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也荀揚韓子論性詳見孟子告子篇集注率

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
 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
 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
 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扶問以反
 至於敬長上聲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
 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

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而無所不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牀音獺他達之報本七余雉九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莊子天運篇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化書曰蜂有君禮也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眾處之一塊之臺與眾臨之一粒之食與眾蓄之一蟲之肉與眾啣之一罪無疑與眾戮之○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孟春之月魚上冰獺祭魚○詩傳云雉鳩水鳥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尤可以

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去聲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為而亦豈人之所得為哉修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去聲知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尺淺逆而無以

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扶音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疎之殺所戒反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為教立矣有以別彼列反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扶問反則義之為教行矣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為教得矣為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去聲之為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知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上聲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

所惡去聲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上聲為之也子思以是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

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上聲其所本無背其所
 至難而從其所甚易去聲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
 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眾技之支
 離偏曲皆非所以為教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
 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
 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
 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修道之教又將由
 我而後立矣○曰率性修道之說不同孰為是邪曰
 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
 發見形句反下同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

指修為而言也呂氏良心之發以下至安能致是一
 節亦甚精密但謂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形
 體又為私意小知去聲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
 中去聲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後為道則所
 謂道者又在修為之後而反由教以得之非復扶又反子
 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發見之意矣游氏所謂
 無容私焉則道在我楊氏所謂率之而已者似亦皆
 有呂氏之病也至於脩道則程子養之以福修而求
 復如字之云却似未合子思本文之意獨其一條所謂循
 此修之各得其分扶問反而引舜事以通結之者為得其

言故其門人亦多祖之但所引舜事或非論語本文之意耳呂氏所謂先王制禮達之天下傳之世者得之但其本說率性之道處已失其指而於此又推本之以為率性而行雖已中節而所稟不能無過不及若能心誠求之自然不中不遠但欲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所以又當修道而立教焉則為太繁復音福而失本文之意耳改本又以時位不同為言似亦不親切也○曰楊氏所論王氏之失如何曰王氏之言固為多病然此所云天使我有是者猶曰上帝降衷云爾豈真以為有或使之者哉其曰在天為命在人為性

則程子亦云而楊氏又自言之蓋無悖於理者今乃指為王氏之失不惟似同浴而譏裸魯果反程音呈亦近於意有不平而反為至公之累矣且以率性之道為順性命之理文意亦不相似若游氏以遁天倍音佩情為非性則又不若楊氏人欲非性之云也○曰然則呂游楊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潛止忍反緝音密於游稱其穎悟温厚謂楊不及游而亦每稱其穎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隔壁聽今且熟復其言究覈下革反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過此以往則非

四三〇七
後學所敢言也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豪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也則其事之纖悉無

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平聲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爲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先則反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修以爲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爲學者

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去聲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去聲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五子之歌云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曲禮云凡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云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用其力也夫音扶既

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豪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形旬反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豪

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去聲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為去聲已過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為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即為謹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為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邪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

異矣若其同為一事則其為言又何必若是之重平聲復福音邪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為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為獨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

也是其語勢自相倡和去聲各有血脉理甚分明如曰
 是兩條者皆為謹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
 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譏
 而其繁複偏滯而無所當去聲亦甚矣○曰程子所謂
 隱微之際若與呂氏改本及游楊氏不同而子一之
 何邪曰以理言之則三家不若程子之盡以心言之
 則程子不若三家之密是固若有不同者矣然必有
 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理則亦初無異
 指也合而言之亦何不可之有哉○曰他說如何曰
 呂氏舊本所論道不可離者得之但專以過不及為

離道則似未盡耳其論天地之中性與天道一節最
 其用意深處然經文所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
 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
 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音所
 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為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既失其
 指而所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
 非論孟本文之意至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
 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
 求則庶乎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
 心也豈不誤之甚哉若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

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為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必列反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猖音昌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為道則其為害將有不可勝平聲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矣○曰呂氏之書今

有二本子之所謂舊本則無疑矣而謂改本則陳忠肅公所謂程氏明道夫子之言而為之序者子於石氏集解雖嘗辨之而論者猶或以為非程夫子不能及也奈何曰是則愚嘗聞之劉李二先生矣舊本者呂氏太學講堂之初本也改本者其後所修之別本也陳公之序蓋為傳者所誤而失之及其兄孫幾平聲叟具以所聞告之然後自覺其非則其書已行而不及改矣近見胡仁仲所記侯師聖語亦與此合蓋幾叟之師楊氏實與呂氏同出程門師聖則程子之內弟而劉李之於幾叟仁仲之於師聖又皆親見而親

聞之是豈宵臆私見口舌浮辨所得而奪哉若更以其言考之則二書詳略雖或不同然其語意實相表裏如人之形貌昔腴音史今瘠音夕而其部位神采初不異也豈可不察而遽謂之兩人哉又況改本厭前之詳而有意於略故其詞雖約而未免反有刻露峭急之病至於詞義之間失其本指則未能改於其舊者尚多有之音教之明道平日之言平易音去從音七容而自然精切者又不翅通作帝碻碻音武之與美玉也於此而猶不辨焉則其於道之淺深固不問而可知矣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至萬物育焉何也曰此

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去聲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

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豪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平聲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豪之差謬靡幼反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

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去聲驩與歡通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

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為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曰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

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邪曰三辰

失行疏云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是三大辰也又記鄉飲酒云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注

二光三大辰也山崩川竭國語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竭岐山崩伯陽父曰夫國必依山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則不必

天翻地覆然後為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殯卵殞則不

必人消物盡然後為不育矣樂記曰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死凡若此者

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

固以為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為

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

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的為盡耳曰然則

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

致夫音扶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其一二何邪曰善惡

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

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

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

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去聲而

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

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曰二者之為實事可也而分

中和以屬焉將不又為破碎之甚邪曰世固未有能

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

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

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曰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

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去聲節也天下之達道也

周子通書中語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爲天下之

大本也邪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

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辨之矣學者涵

泳而別筆列反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可也○曰程

呂問荅如何曰考之文集則是其書蓋不完矣然程

子初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而後書乃自以爲

未當去聲向非呂氏問之之審而不完之中又失此書

則此言之未當學者何自而知之乎以此又知聖賢

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者尤當虛心悉意以審

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爲定也其說中字因過

不及而立名又似併指時中之中而與在中之義少

異蓋未發之時在中之義謂之無所偏倚則可謂之

無過不及則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中節之可言也

無過不及之名亦何自而立乎又其下文皆以不偏

不倚爲言則此語者亦或未得爲定論也呂氏又引

允執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

執厥中所以行之蓋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

非未發之中也。呂氏又謂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程子所以荅蘇季明之問，又已有既思即是已發之說矣。凡此皆其決不以呂說為然者，獨不知其於此何故略無所辨。學者亦當詳之，未可見其不辨而遽以為是也。曰：然則程子卒以赤子之心為已發，何也？曰：衆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之，而亦非獨赤子之心為然矣。是以程子雖改夫音扶心皆已發之一言，而赤子之心為

已發則不可得而改也。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為異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為未發者邪？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為水鏡之體，既發則為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矣。但其荅蘇季明之後章記錄多失本真。荅問不相對值，如耳無聞目無見之荅，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之時，但為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其言靜時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見天地之

心為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
 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為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纔思
 即是已發為比則未可以為坤卦純陰而不為無陽
 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為比則未可也所謂無
 時不中者所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則語
 雖要切而其文意亦不能無斷續至於動上求靜之
 云則問者又轉而之他矣其答動字靜字之問答敬
 何以用功之問答思慮不定之問以至若無事時須
 見須聞之說則皆精當去聲但其曰當祭祀時無所見
 聞則古人之制祭服而設旒纒杜佑通典云黃帝作冕垂旒目
不視邪也充纒示不聽讒言也

黼纒者黃
色絲為之

雖曰欲其不得廣視雜聽而致其精一然非
 以是為真足以全蔽其聰明使之一無見聞也若曰
 履之有絢以為行戒周禮天官屨人注屨有絢有纒有純者飾
也絢謂之拘繩著鳥屨之頭以為行戒尊

之有禁以為酒戒

周禮春官司尊彝之職掌六尊六彝皆有舟尊皆
有壘注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舟滿則覆所以戒

沈酒也

然初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飲也若使當祭之時

真為旒纒所塞

先則反

遂如鼂瞽則是禮容樂節皆不能

知亦將何以致其誠意交於鬼神哉程子之言決不
 如是之過也至其答過而不留之問則又有若不相
 值而可疑者大抵此條最多謬誤蓋聽他人之問而
 從旁竊記非惟未了答者之意而亦未悉問者之情

是以致此亂道而誤人耳然而猶幸其間純篇夷反漏顯

然尚可尋繹音亦以別反其偽獨微言之湮音因沒者遂

不復傳為可惜耳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如引屢

空貨殖及心為甚者其於彼此蓋兩失之其曰由空

而後見夫音扶中是又前章虚心以求之說也其不陷

而入浮屠者幾希矣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

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殊

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

如鏡之明知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

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賢遍反喜怒哀樂各有

攸當去聲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他得反而

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

陟略反意推求而瞭音了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

是便為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況欲從而執之則其

為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

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

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

而應亦安得塊音潰二反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邪此

為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

說所以條理紊音問亂援引乖刺而不勝其可疑也程

子譏之以爲不識大本豈不信哉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其曰其慟音洞其喜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正謂喜怒哀樂已發之處見得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中固自若而又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

莊子庚桑楚篇云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地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

是以爲聖人方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云爲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大抵楊氏之言多雜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論其中去聲否不當論其有無則至論也

或問此其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神至反正作謚○二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冠去聲則字而尊其名

死則謚而諱其名則固已彌文矣然未有諱其字者也故儀禮饋食之祝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父音甫乃直

以字而面命之況孔子爵不應平聲謚而子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筆列反之則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衆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曰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之者何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人心之正也惟君子為能知其在我而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中不常也○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

其為非乃敢自以為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為無

忌憚也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胡廣字伯始位至太傅性溫厚謹素

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呂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從陸質治春秋貞元末擢進士第後進戶部員外郎藻翰精富一時推尚性險躁譎詭好利妄言宰相李吉甫陰事憲宗貶均州再貶道州後徙衡州○柳宗元字子厚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後遭貶柳州刺史曰小人之情狀固有若

此者矣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

則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章且當略舉大端以分

別筆列反君子小人之趨向未當遽及此意之隱微也若

論一章之語脉則上文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

其下且當平解兩句之義以盡其意不應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別生他說也故疑王肅所傳之本為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為無所據而臆決也諸說皆從鄭本雖非本文之意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原亂德之姦矣今存呂氏以備觀考他不能盡錄也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為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不能暮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音扶不能久也下章自能擇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

各是發明一義不當遽以彼而證此也且論語無能字而所謂矣者又已然之辭故程子釋之以為民鮮有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暮月守者不同文意益明白矣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音杭列決有意謂不應雜置而錯陳之也故凡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音燭下同讀者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音扶全篇之旨矣然程子亦有久行之說則疑出於其門人之所記蓋

不能無差繆與謬同音而自世教衰之一條乃論語解而程子之手筆也諸家之說固皆不察乎此然呂氏所謂厭常喜新質薄氣弱者則有以切中去聲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徒諸暮月之章而自省悉非反焉則亦足以有警矣侯氏所謂民不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則其踈闊又益甚矣如曰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皆有自然之中而不可離則庶幾乎耳

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曰知去聲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

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曰測度待洛反深微揣楚委反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去聲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蹇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去聲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去聲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汚音烏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惟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謂

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
 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
 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
 之正則必嗜時利反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
 而不失矣

或問此其稱舜之大知去聲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言
 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蓋不自恃其聰
 明而樂音洛取諸人者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
 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知所以
 為大而非他人之所及也兩端之說呂楊為優程子

以為執持過不及之兩端使民不得行則恐非文意
 矣蓋當眾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
 孰為中也故必兼總眾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
 其義理之至當去聲然後有以知夫音扶無過不及之在
 此而在所當行若其未然則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
 之為過不及而不可行哉

或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虛應反耳或
 以二句各為一事言之則失之也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暮月守者而
 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

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不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茲賢也乃其所以為知去聲也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所引屢空張子所引未見其止皆非論語之本意惟呂氏之論顏子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數言者乃為親切克角反實而足以見其深潛止忍反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止一句文義亦未安耳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則二矣其務為過高而不顧經文義

理之實也亦甚矣哉

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七恭反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豪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去聲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言深矣游氏以舜為絕學無為而楊氏亦謂有能

斯有為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而行其所無事焉夫扶音何能之有則皆老佛之餘緒而楊氏下章所論不知不能為道遠人之意亦非儒者之言也二公學於程氏之門號稱高弟而其言乃如此殊不可曉也已

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

處上聲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上聲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為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為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惟強者為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音赴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為強也曰諸說如何曰大意則皆得之惟以矯為矯揉之矯以南方之強

為矯哉之強與顏子之強以抑而強者為子路之強與北方之強者為未然耳

或問十一章素隱之說曰呂氏從鄭注以素為慤音素固
有未安惟其舊說有謂無德而隱為素隱者於義略
通又以遯世不見知之語反之似亦有據但素字之
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頓異則又若有可疑者
獨漢書藝文志劉歆虛今反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為
索顏氏又釋之以為求索隱暗之事箋見章句則二字之義
既明而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蓋
當時所傳本猶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耳游氏所謂

離人而立於獨與夫未免有念之云皆非儒者之語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敷救反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音扶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

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聖人天地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去聲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為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為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之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

隱微之間尤見道之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

胡登反詩首關雎而戒淫泆書記整陵之反降禮謹大昏記哀公問反

篇注大昏國君娶妻禮也皆此意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

以聖人為夷惠之徒既已失之又曰君子之道達諸

天故聖人有所不知夫婦之智音肴諸物故聖人有

所不與去聲則又析其不知不能而兩之皆不可曉也

已曰諸家皆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為道之費聖人

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為道之隱其於文義

協矣若從程子之說則使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

其有未安也曰謂不知不能為隱似矣若天地有憾
 鳶飛魚躍察乎天地而欲亦謂之隱則恐未然且隱
 之為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
 隱常默具乎其中若於費外別有隱而可言則已不
 得為隱矣程子之云又何疑邪○曰然則程子所謂
 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為人處緊居忍反與必有事焉而
 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
 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於天者
 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
 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

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
 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
 之則為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為子
 思喫緊為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為莫切於此也其
 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
 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居鄧反古亘今雖未
 嘗有一豪之空去聲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賢遍反
 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
 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
 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牛代反云

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
 以得之也抑孟子此言固為精密然但為去聲學者集
 義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為言則又以發明學者
 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
 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其意
 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
 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邪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
 過而反為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
 不為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為
 正心之防也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

之遺意邪曰此但俚音里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
 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況吾之所言雖與
 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音扶
 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鳶而必戾於天魚而必躍於
 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
 如釋氏之云則鳶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
 可同日而語哉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
 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舉此而絕之矣又安可同
 年而語哉○曰呂氏以下如何曰呂氏分此以上論
 中以下論庸又謂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恐皆未安謝

氏既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魚而言
 蓋曰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
 之實非以是為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
 量去聲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為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
 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
 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夫子與點之意
 明之則其為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者恐非
 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游氏之
 說其不可曉者猶多如以良知良能之所自出為道
 之費則良知良能者不得為道而在道之外矣又以

不可知不可能者為道之隱則所謂道者乃無用之

長去聲物而人亦無所賴於道矣所引天地明察似於

彼此文意兩皆失之至於所謂七聖皆迷之地則莊

生邪遁荒唐之語尤非所以論中庸也莊子徐無鬼篇黃

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毘闐
 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 楊氏以大而化之

非智力所及為聖人不知不能以祁寒暑雨雖天地

不能易其節為道之不可能而人所以有憾於天地

則於文義既有所不通而又曰人雖有憾而道固自

若則其失愈遠矣其曰非體物而不遺者其孰能察

之其用體字察字又皆非經文之正意也大抵此章

若從諸家以聖人不知不能為隱則其為說之弊必至於此而後已嘗試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

神識飛揚眩音瞽音迷惑而無所底止音子思之意

其不出此也必矣惟侯氏不知不能之說最為明白

但所引聖而不可知者孟子本謂人所不能測耳非

此文之意也其他又有大不可曉者亦不足深論也

或問十三章之說子以為以人治人為以彼人之道還

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

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

得為道之全也邪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

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

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

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

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

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

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

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為姑息

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

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

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

○曰子臣弟友之絕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修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音豆而以父君兄之四字為絕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去聲

哉○曰諸說如何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莫侯反一盾食尹反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為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為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已推已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為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已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已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

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為同也餘說雖多大槩放上聲此推此意以觀之則其為得失自可見矣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非背音佩而去之之謂愚固已言之矣諸說於此多所未合則不察文義而強上聲為之說之過也夫音扶齊師違穀七里而穀人不知則非昔已在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所云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賢遍反

諸行去聲事不待勉而能也然惟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去聲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為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程子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可曉者若姑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為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恕初不相離去聲程子所謂要除一箇除不得而謝氏以為猶形影者意可見矣今析為二事而兩用之則是果有無恕之忠無忠之恕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強上聲為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恕之謂哉是

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爲去聲言之而非正爲忠恕發也張子二說皆深得之但虛者仁之原忠恕與仁俱生之語若未瑩榮定反耳呂氏改本太略不盡經意舊本乃推張子之言而詳實有味但柯猶在外以下爲未盡善若易之曰所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視之勞而猶以爲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蓋衆人之道止在衆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之則不遠於彼而得

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瞽瞍底豫者蓋爲去聲此也如此然後屬音燭乎庸者常道之云則庶乎其無病矣且其曰有餘而盡之則

道難繼而不行又不若游氏所引恥躬不逮為得其
 文意也謝氏侯氏所論去聲論語之忠恕獨得程子之
 意但程子所謂天地之不怒亦曰天地之化生生不
 窮特以氣機闔戶臘反闢毗亦反有通有塞故當其通也天
 地變化草木蕃音煩則有似於怒當其塞也天地閉而
 賢人隱則有似於不怒耳其曰不怒非若人之閉於
 私欲而實有支義反害之心也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
 地之有不怒乃因人而然則其說有未究者蓋若以
 為人不致中則天地有時而不位人不致和則萬物
 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之氣因人之不怒而有似於

不怒則可若曰天地因人之不怒而實有不怒之心
 則是彼為人者既以忮心失怒而自絕於天矣為天
 地者反效其所為以自已其於音烏穆之命也豈不誤
 哉游氏之說其病尤多至謂道無物我之間去聲而忠
 恕將以至於忘己忘物則為已違道而猶未遠也是
 則老莊之遺意而遠人甚矣豈中庸之旨哉楊氏又
 謂以人為道則與道二而遠於道故戒人不可以為
 道如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而視之猶以為遠
 則其違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而為道則遠
 人故君子不可以為道則其說信矣今經文如此而

其說乃如彼既於文義有所不通而推其意又將使
道爲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而聖人之教人以爲
道者反爲誤人而有害於道是安有此理哉既又曰
自道言之則不可爲自求仁言之則忠恕者莫近焉
則已自知其有所不通而復爲是說以救之然終亦
矛盾而無所合是皆流於異端之說不但豪釐陵之反之
差而已也侯氏固多踈闊其引顏子樂洛音道之說愚
於論語已辨之矣至於四者未能之說獨以爲若止
謂恕已以及人則是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
矣此則諸家皆所不及蓋近世果有不得其讀音而

輒爲之說曰此君子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
恕之人也嗚呼此非所謂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
者乎侯氏之言於是乎驗矣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此章文義無可疑者而張子所謂
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者尤爲切至呂氏說雖
不免時有小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克角反慤實而有餘
味也游氏說亦條暢而存亡得喪去聲窮通好醜之說
尤善但楊氏以反身而誠爲不願乎外則本文之意
初未及此而詭遇得禽亦非行險徼幸之謂也侯氏
所辨常總默識自得之說甚當去聲近世佛者妄以吾

言傳

音義與附同

著其說而指意乖刺

郎葛反

如此類者多矣

尔仁

甚可笑也但侯氏所以自為說者却有未善若曰識者知其理之如此而已得者無所不足於吾心而已則豈不明白真實而足以服其心乎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為止於此也諸說惟呂氏為詳實然亦不察此而反以章首二言發明引詩之意則失之矣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嘘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是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去聲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叢胡反落者亦以其升降為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

屈而錯綜

子宋反

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察

際生

之如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曰諸說如何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尤為詳備但改本有所屈者不亡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而程子數音辨其非東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為方伸之氣者其類可考也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游揚之說皆有不可曉者惟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近是而以其他語考之不知其於是理之實果何如也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按經文

本贊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以為鬼神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為一物而別為鬼神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為二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則失之遠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謂此類也夫曰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所為也故鬼神為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為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順耳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

通志堂

貞之幹事亦猶是也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矣楊氏所辨孔子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者盡之而侯氏所推以謂舜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者尤明白也至於顏跖壽夭之不齊則亦不得其常而已

史記伯夷傳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楊氏乃忘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

老聃他談反之言以為顏子雖天而不亡者存則反為衍延面反說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

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侯氏所謂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然又以為天於孔子固已培之則不免有自相矛盾處蓋德為聖人者固孔子之所以為裁者也至於祿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以適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不能及爾是亦所謂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為異說以汨音骨之哉

或問十八章十九章之說曰呂氏楊氏之說於禮之節文度數詳矣其間有不同者讀者詳之可也游氏引

泰誓武成以為文王未嘗稱王之證深有補於名教
 然歐陽蘇氏之書亦已有是說矣郊禘呂游不同然
 合而觀之亦表裏之說也○曰昭穆之昭世讀為韶
 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
 也其讀為韶先儒以為晉避諱而改之晉避司馬昭諱然禮書
 亦有作侶與韶同音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曰其為向明何
 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
 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
 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余六反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
 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

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
 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
 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
 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
 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
 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
音挑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
 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
 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
 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

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禘祭之位洽音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祧音附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祧穆之南廟矣昭者祧則穆者不遷穆者祧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祧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禮記祭統篇云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祧

而已然而春秋傳去聲以管蔡邶音成霍為文之昭邛音十晉應平聲韓為武之穆見左僖二十四年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禘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

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惟四時之
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
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

乃禮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羊諸曰然則毀

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音怪廟之道易檐余廉可也

改塗可也說者以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徹

而悉去上聲之也所引春秋傳見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

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

可考書舜典云受終于文祖大禹謨云受命于神宗商書咸有一德云七世

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

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去聲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

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

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虛今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

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

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音祖紺古暗居昭

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

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

武王祧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祧至昭王

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祧自此上聲以上亦皆且為五

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

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
 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共音恭王時則武王親
 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
 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文世室武世室見禮明堂位自是
 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
 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
 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音語亞圉如前遞遷
 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二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
 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
 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

然也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
 是為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
 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賢遍反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
 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

秦政之惡去聲夫音扶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為過

矣史記始皇紀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其除謚法且程子晚

年嘗論本朝音潮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為百世不

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

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曰然則大夫士

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色界反下同其二然其

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音的士二廟則視大夫而

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

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

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復音福廟重音平檐音與簷音聲

諸侯固有所不得為者矣諸侯之黜音於九聖音惡斷音竹角礮音反

大夫有不得為者矣大夫之倉楹音盈斷音角桷音士又不得

為者矣曷為而不降哉記明堂位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天子之廟飾也又穀梁莊二十四年云禮也禮天子之桷斷之礮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斷之礮之大夫斷之士斷本刻

正也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

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音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

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

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而

以西為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音扶漢之為禮

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為一處雖其

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

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為抑損之

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音平衣別室而其臣子不

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

盡廢矣魏明帝青龍四年高堂隆上疏云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未為禮晉武泰始二年春正月丁亥即用魏廟

祭征司府君以下漢征司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

將軍司馬鈞并景帝七室

通志堂

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
 不致顧乃梏姑沃反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
 物之孝蓋其別為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
 俎而其合為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
 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於甲反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
 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為虛文矣宗廟之
 禮既為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已者
 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於我朝音潮下同而後都
 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
 習音習之變不惟窮鄉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

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
 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
 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歎之然於前世則徒知
 譏孝惠之飾非責叔孫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亂命
 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前漢叔孫通傳孝惠即位乃謂通曰先帝園陵

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為奉常定宗廟議法又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後漢明帝紀十八年秋八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掃地而祭行水脯糈而已過百日惟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洒掃於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前書曰擅議宗廟者弃市
 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為陋而不

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抑嘗觀於陸佃之議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然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遺旨特書總序以昭示來世而略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二帝三王制作之盛故尼反女其事而音色正其傳邪嗚呼惜哉然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而張琥音虎之議庶幾近之讀者更詳考之則當知所擇矣或問二十章蒲盧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也曰蒲

盧之為果羸

魯果反果羸細脊蜂也

他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亦

不甚通惟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故

不得而不從耳曰沈說固為善矣然夏小正十月玄

雉入于淮為蜃

時忍反大蛤也

而其傳去聲

曰蜃者蒲盧也則似

亦以蒲盧為變化之意而舊說未為無所據也曰此

亦彼書之傳文耳其他蓋多穿鑿不足據信疑亦出

於後世迂儒之筆或反取諸此而附合之決非孔子

所見夏時之本文也且又以蜃為蒲盧則不應二物

而一名若以蒲盧為變化則又不必解為果羸矣況

此等瑣碎既非大義所繫又無明文可證則姑闕之

其亦可也何必詳考而深辨之邪○曰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至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佛音也此人之氣稟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去聲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蔽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與橫同慮而後知之者

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矯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音雜天理幾平聲亡久而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去聲困知勉行為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為仁矣然生而知之則知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為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

路明勇其語知也不卑矣夫扶音豈專以學知利行者
 為足以當之乎故今以其分去聲而言則三知為智三
 行為仁所以勉而不息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為勇以
 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為智學知利
 行者主於行而為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強而為勇又
 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為智三行為仁而三近為
 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也歟。曰九經之說奈何
 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
 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
 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内外交養而動靜不違

所以為修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
 好去聲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
 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見前漢賈捐之傳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

輕理固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為
 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
 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為勸親親之
 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
 屬眾盛足任使令平聲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
 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音洛趨事功故
 忠信重祿所以為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

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為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
 試以程其能既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
 者無所容情者勉而能者勸矣為平聲之授節以送其
 往待以委去聲積子賜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
 強上聲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
 出於其塗矣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
 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
 貢賜有度而不匱求位反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
 以蕃方煩反亦作藩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
 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

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
 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
 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修身
 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去聲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
 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
 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音燭任之不幸
 而或不勝平聲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
 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
 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
 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古銜反商而

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

此亦反

之後則惟康叔聃

他談反

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

書蔡仲之命篇云乃

致辟管叔于商○左定四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注五叔謂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

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

去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

而有趙高朱异

音異 趙高秦始皇時人二世時官至

丞相恃恩專恣以私怨殺人指鹿為馬殺二世望夷宮子嬰殺之○朱异字彥和梁武帝時官至中領軍貪財冒賄欺罔視聽蔑弄朝權輕作威福死贈尚書

左僕射○虞世基字茂世隋煬帝朝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參掌朝政營官賣獄賄賂公行字文化及弒逆世基亦見害○李林甫唐玄宗朝官至中書令封晉

國公性陰密忍誅殺排構大臣蕩覆天下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死賜大尉揚州大都督

則鄒陽所謂偏聽生

姦獨任成亂范睢

許規反

所謂妬

都故反

賢嫉能御下蔽上

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

見史記鄒陽及范睢傳

亦安得而不慮邪

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

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修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

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其所置以為

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

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為姦以敗國

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始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

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

音扶

勞於求賢而逸於得

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

去聲

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

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倉才反防畏備者愈密而其
 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
 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平聲言者幸
 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
 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
 勝言者矣嗚呼危哉曰子何以言柔遠人之為無忘
 賓旅也曰以其列於懷諸侯之上也舊說以為蕃方煩反
 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書言柔遠能邇而
 又言蠻夷率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夷也況
 愚所謂授節委積者比毗至反長上聲遺維季反人懷方氏之官

掌之於經有明文邪○曰楊氏之說有虛器之云者
 二而其指意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曰固也是其
 前段主於誠意故以為有法度而無誠意則法度為
 虛器正言以發之也其後段主於格物故以為若但
 知誠意而不知治天下國家之道則是直以先王之
 典章文物為虛器而不之講反語以詰喫吉反之也此其
 不同審矣但其下文所引明道先生之言則又若主
 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本段上文之意則雖亦
 可以宛轉而說合之然終不免於迂回而難通也豈
 記者之誤邪然楊氏他書首尾相衡與橫同決亦多有

類此者殊不可曉也。○曰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躓致音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不窮矣。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入神為言是則所謂明善者也。○曰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扶音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可以諛音說音悅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去聲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平聲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

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上聲強去聲為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去聲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去聲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

心正身修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
誠心正而身修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
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曰諸說如何曰此章之說雖多然亦無大得失惟楊
氏反身之說爲未安耳蓋反身而誠者物格知至而
反之於身則所明之善無不實有如前所謂如惡惡
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無內外隱顯之殊耳若
知有未至則反之而不誠者多矣安得直謂但能反
求諸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而
無不誠哉況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

今乃反欲離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尤非大學之
本意矣曰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
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
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
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
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地之道鬼神
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
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去聲不
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
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去聲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

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音扶天之所以為天也沖漠無朕直忍反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為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為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靡幼反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豪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為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

耳目四肢之好去聲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去義反害雜之則所以為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去聲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為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為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偽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豪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豪之不義其為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為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豪之不滿此其所以不

勉不思從

七容反

容中

去聲

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

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

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

有以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為知其如是為惡而不

能不去

上聲

則其為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

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

而不敢懈

居隘反

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

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

殫盡反

滅不得以為吾之

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

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

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為善

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

扶問反

觀之則其為惡也何

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真實無妄之

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為不誠

耳曰諸說如何曰周子至矣其上章以天道言其下

章以人道言愚於通書之說亦既略言之矣程子無

妄之云至矣其他說亦各有所發明讀者深玩而默

識焉則諸家之是非得失不能出乎此矣曰學問思

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

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

之情故能反復

反芳服

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

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

都喚反

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

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

言矣此五者之序也曰呂氏之說之詳不亦善乎曰

呂氏此章最為詳實然深考之則亦未免乎有病蓋

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

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博及其積累

魯水反

貫通焉然後有以深造

七到反

乎約而一以貫之非其博

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始從事於博以為之地也

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

略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

其問之不可以不審若曰成心亡而後可進則是疑

之說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說也學也問也得於外

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

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

山容反

以精之然後

心與理熟而彼此為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專

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

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謹非獨為反

之於身知其為何事何物而已也其餘則皆得之而

所論變化氣質者尤有功也○曰何以言誠為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揜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音扶豈無實而有

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固以其無一豪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豪之偽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真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絅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

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或問誠明之說曰程子諸說皆學者所傳錄其以內外道行為誠明似不親切惟先明諸心一條以知語明以行語誠為得其訓乃顏子好去聲學論中語而程子之手筆也亦可以見彼記錄者之不能無失矣張子蓋以性教分為學之兩塗而不以論聖賢之品第故有由誠至明之語程子之辨雖已得之然未究其立

言本意之所以失也其曰誠即明也恐亦不能無誤呂氏性教二字得之而於誠字以至簡至易去聲行其所無事為說則似未得其本旨也且於性教皆以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為言則至於云者非所以言性之事而不易云者亦非所以申實然之說也然其過於游揚則遠矣

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盡己之忠盡物之信為盡其性蓋因其事而極言之非正解此文之意今不得而錄也其論贊天地之化育而曰不可以贊助言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曰只窮理便是至於

命則亦若有可疑者蓋嘗竊論之天下之理未嘗不
 一而語其分扶問反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
 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
 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
 若人之所為而其所以為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為也
 又況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
 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
 有彼此之間去聲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為固非
 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
 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之一致多或

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
 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惟
 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乃為全備
 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悉井反也至於窮理至命盡人
 盡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
 則其說初亦未嘗甚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
 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
 而言則其親踈遠近淺深先後又不容於無別筆列反當
 如張子之言也呂游揚說皆善而呂尤確克角反實楊氏
 萬物皆備云者又前章格物誠身之意然於此論之

則反求於身又有所不足言也胥失之矣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惟聖人為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程子之言大意如此但其所論不詳且以由基之射為說故有疑於

專務推致其氣質之所偏厚而無隨事用力悉有眾善之意又以形為參前倚衡所立卓爾之意則亦若以為己之所自見而無與音預於人也豈其記者之略而失之與羊諸反至於明動變化之說則無以易矣若張子之說以明為兼照動為徒義變為通變化為無滯則皆以其進乎內者言之失其旨矣蓋進德之序由中達外乃理之自然如上章之說亦自己而人自人而物各有次序不應專於內而遺其外也且夫進乎內之節目亦安得如是之繁促哉游氏說亦得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耳楊氏既以光輝發外為

明矣而又引明則誠矣則似以明為通明之明既以
 鶴鳴子和去聲為動矣而又曰化非學問篤行所及則
 似以化為大而化之之化此其文意不相承續且於
 明動之間本文之外別生無物不誠一節以就至誠
 動物之意尤不可曉今固不能盡錄然亦不可不辨
 也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為
 威儀之則者尤為確實游氏心合於氣氣合於神之
 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無形而氣有物若之何而反
 以是為妙哉程子用便近二之論蓋因異端之說如

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故就之而論其
 優劣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為真可貴而賢於至誠
 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朕直忍反兆之已形而
 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
 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待洛反之私也亦何害其為一哉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
 相應游楊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為
 無所當去聲且又老莊之遺意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
 無物之義亦惟程子之言為至當然其言太略故讀
 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為言實而已矣

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

間去聲斷徒玩反

則自其實

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為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

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
 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
 徹尾者蓋如此其餘諸說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為實
 理而不知其在人為實心是以為說太高而往往至
 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正猶知愛之不足以
 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字之可訓其亦誤矣呂
 氏所論子貢子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盡者蓋
 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
 而有賓主之分亦不但為成德入德之殊而已也楊
 氏說物之終始直以天行二字為解蓋本於易終則

有始天行也之說假借依託無所發明楊氏之言蓋
 多類此最說經之大病也又謂誠則有形而有物不
 誠則輟陟劣反而無物亦未安誠之有物蓋不待形而有
 不誠之無物亦不待其輟而後無也其曰由四時之
 運已則成物之功廢蓋亦輟而後無之意而又直以
 天無不實之理喻夫音扶人有不實之心其取譬也亦
 不親切矣彼四時之運夫豈有時而已者哉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最為繁雜如游揚無
 息不息之辨恐未然若如其言則不息則久以下至
 何地位然後為無息邪游氏又以得一形容不二之

意亦假借之類也字雖密而意則疎矣呂氏所謂不
 已其命不已其德意雖無爽而語亦有病蓋天道聖
 人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之而不可得
 今曰不已其命不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
 以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又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
 無窮譬扶音夫人之充其良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
 則甚善而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
 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
 者是已非謂在已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

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累漸次之謂哉若如呂氏
 之說則是因無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
 道也失其旨矣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其曰
 天地之道聖人之德無二致焉顧方論聖人之事而
 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蓋未覺其語之更平聲端
 耳至謂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皆原於不
 已則亦猶呂氏之失也大抵聖賢之言內外精粗各
 有攸當去聲而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
 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粗者皆欲推而
 致之於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蓋

不勝平聲其煩碎穿鑿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程張備矣張子所論逐句為義一條甚為切於文義故呂氏因之然須更以游楊二說足之則其義始備耳游氏分別筆列反至道至德為得之惟優優大哉之說為未善而以無方無體離去聲形去智為極高明之意又以人德地德天德為德性廣大高明之分則其失愈遠矣楊氏之說亦不可曉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禮為德而

欲以凝夫扶音道則既誤矣而又曰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梏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道者乃為虛無恍惚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足以凝道而反有所待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乎誤益甚矣温故知新敦厚崇禮諸說但以二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大意固然然細分之則温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温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此則諸說之所遺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

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修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去聲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邪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為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未亡猶未有能更平聲姓改物而定天下于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

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

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去聲者

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

冬官周禮冬官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百工聚焉者車為多其輿之廣六尺六

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

邇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而後可以行乎方

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計之而其

行於道路自將偏倚音隍而跬大委反步不前亦不

待禁而自不為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

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

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
 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
 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諭
 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外裂而猶
 不得變也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春官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去聲于四方則書其令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規五歲徧省七歲徧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論書名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

下然後車以六尺為度

史記始皇紀始皇因齊人奏上鄒衍著五德之運以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水六數

服色皆上黑數以六為紀輿六尺乘六馬

書以小篆隸書為法

按書斷云周宣王時太史史籀作大篆與古文小異

後人名籀文秦丞相李斯增損大篆異同而為小篆隸書者下邳人程邈所作也邈得罪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為隸書三千卷奏之始皇用以

為隸人佐書故曰隸書

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因鄭

注然於文義皆不通惟呂氏一說為得之耳至於上

下焉者則呂氏亦失之惜乎其不因上句以推之而

為是矛盾

食允反

也曰然則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位

言宜不得為一說且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為霸者事

邪曰以王天下者而言則仁不可以復上矣以霸者

之事而言則其善又不足稱也亦何疑哉曰此章文

義多近似而若可以相易者其有辨乎曰有三王以

迹言者也故曰不謬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

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去聲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音鳥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

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曰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去聲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及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得夏時出記禮運箋見論語八佾篇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音亦也居宋而章甫也以及至於用舍上聲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

可見矣

述職方以除九丘見尚書序職方即周禮職方氏也○記儒行篇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注逢掖即深

衣也章甫商之冠名

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

策與策同頒朔授民

史記黃帝本紀云迎日推策注策數也迎數之也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頒朔見論語第三

篇吉而其大至於禪

善去聲

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

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

注體猶分也經謂為之里數○亡虞書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帝舜理四方諸侯隨方別其居方之法也

而其廣至於昆

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

邦家也則亦何慊

口點反

於是哉

或問至聖至誠之說曰楊氏以聰明睿知為君德者得

之而未盡其寬裕以下則失之蓋聰明睿知者生知

安行而首出庶物之資也容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

事也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經

綸之為致和立本之為致中知化之為窮理以至於

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於焉有所倚者無所屬

音燭則為不得其綱領耳游氏以上章為言至聖之德

下章為言至誠之道者得之其說自德者其用以下

皆善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

矣子思懼夫

音扶

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

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

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

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

四
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
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
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
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
所謂淡而不厭簡而不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
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
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
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其
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不
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諸說如何曰

程子至矣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領條貫而
於文義尤多未當去聲如此章上文聖誠之極致而反
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
也而以爲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失其章旨矣此
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維德凡五條始
學成德踈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
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維德
通前三義而并言之又以後三條者亦通爲進德工
夫淺深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至以知風之自爲知
見聞動作皆由心出以知微之顯爲知心之精微明

達暴著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為人敬信之以貨色
 親長上聲達諸天下為篤恭而天下平以德為誠之之
 事而猶有聲色至於無聲無臭然後誠一於天則又
 文義之未當者然也然近世說者乃有深取其知風
 之自之說而以為非程夫子不能言者蓋習於佛氏
 作用是性之談而不察乎了翁序文之誤耳學之不
 講其陋至此亦可憐也游氏所謂無藏於中無交於
 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者皆
 非儒者之言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
 則又審於接物之事而非簡之謂也其論三知未免

牽合之病其論德輶如毛以下則其失與呂氏同楊
 氏知風之自與呂氏舊本之說略同而其取證又皆
 太遠要去聲當參取呂氏改本去上聲其所謂見聞者而
 益以言語之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從來而
 不可不謹則庶乎其可耳以德輶如毛為有德而未
 化則又呂游之失也侯氏說多踈闊惟以此章為再
 敘入德成德之序者獨為得之也

中庸或問纂箋

後學 成德 校訂

中散處問其夢

外學 外語 外信

然不盡其意之平昔其意之所
 外學又曰其意之夫也其意之所
 不可不盡其意之平昔其意之所
 益以知其意之平昔其意之所
 夫也其意之所當也其意之所
 力以風之自與君力其意之所
 幸心之誠其意之所當也其意之所





